

祖國

薩度著 江文新譯



歷 史 悲 劇

祖 國

法國薩度 著 江文新 譯

國 民 書 店

1939.

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出版

每冊實價九角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著者 法國薩度

翻譯者 江文新

發行者 盧芳

發行所 國民書店

上海九江路20號內4051號

「祖國」作者薩度評述

隱霞

當法國第二帝政時代，亦即十九世紀的中葉，隨着浪漫主義的衰落，國裏出現了一種新的文學。由良知與理智所控制，以縝密的觀察與細緻的表現排斥了過去浮誇與萎靡的精神。劣想的天才不見了，有才能的作者代替了他們的位置，神聖激越的詩歌讓位於有耐性的散文。當時在劇壇上，承浪漫派餘緒，作現實派先驅的則有風俗劇（*Théâtre de Mœurs*）的一派。這一派的戲劇，既無前人高遠的理想，又無後人嚴正的社會目的，本不能算作文學上的正統，但他們作品結構的玲瓏與技巧的高妙，却給後世作者留下恆久不磨的影響。因為牠製作的精巧，故有「佳構劇」（*Pièce bien faite*）之稱。法國大戲劇批評家薩賽（*Francisque Sarcey*）他們的辯護人，對這派作品會有如下的說明：「在這一類的戲劇裏，我們並不尋求一種對熱情之深刻的分析，或一種性格的描繪，乃至任

何足以構成偉大藝術品的東西。牠的出發點只是一件有趣的風波，或是一個周圍有許多事件在增強牠或剋制牠的境遇。牠們被過去的事邏輯地聯在一起，而其所產生的結局又合乎邏輯。」這一派的前輩是斯克荔白（Eugène Scribe），繼起而又賦予深刻合理的內容的是小仲馬（A. Dumas fils）及奧奇埃（Emile Augier），真正傳受斯克荔白衣鉢而集其大成的，則是祖國作者薩度（Victorien Sardou）。

薩度以一八三一年九月七日生於巴黎，是辟書編纂者昂端——雷昂德耳·薩度（Antoin-Léandre Sardou）之子，以卓越的才能與驚人的精力替法國劇壇貢獻將近六十部的劇本。他原學醫科，後來棄醫而改攻文學。二十多歲的時候，嘗試他第一部作品學生的酒店（La Taverne des étudiants），這是一部用詩體寫成的喜劇，一八五四年完成，並沒得到什麼成功，但他不畏挫折，求教於斯克荔白，成為入室的弟子。後來一連寫了六部劇本，都沒得到上演的機會。一八五八年與一個女演員德·白蕾姑兒（de Brécourt）女士結婚，與戲劇界往還更密，終於在一八五九年以非加洛的初征（Les

Premières Armes de Figaro) 及與巴里也耳 (Barrière) 合作的神經過敏者 (Les gens nerveux) 二劇引起社會的注意。嗣後他努力寫作，至死不懈，曾於一八七七年被選為法蘭西國家學會的會員，以一八〇八年十一月八日死於巴黎。

他寫作的範圍極為廣闊，對社會劇，史劇，喜劇，鬧劇，Vaudeville，無所不涉，名作層出不窮。除上述三劇外，先後問世者計有：

蠅爪 (Les Pattes de Mouche) 一八六〇

堅強的女人 (Les femmes fortes) 一八六一

我們的知己 (Nos intimes) 一八六一

蠢貨 (Les Gaunaches) 一八六二

解凍 (Le Dégel) 一八六三

黑魔 (Les Diables noirs) 一八六四

鄰家的蘋果 (Les Pommes du Voisin) 一八六四

老童 (Les Vieux Garçons) 一八六五

白諾瓦東之家 (La Famille Benoiton) 一八六五

我們的好村人 (Nos bons Villageois) 一八六六

新居 (Maison neuve) 一八六六

賽拉芬 (Séraphine) 一八六八

祖國 (Patrie) 一八六九

費南德 (Fernande) 一八七〇

拉巴加 (Rabagas) 一八七二

怨恨 (La Haine) 一八七四

朵拉 (Dora) 一八七七

朋塔西的中產人 (Les Bourgeois de Pont-Arcy) 一八七八

丹尼羅夏 (Daniel Rochet) 一八八〇

我們離婚吧 (Divorçons) (此劇係與 Zola 合作) 一八八〇

奧黛特 (Odette) 一八八一

費朵拉 (Fedora) 一八八二

戴奧朵拉 (Théodora) 一八八四

姚耶德 (Georgette) 一八八五

鱷魚 (Le Crocodile) 一八八六

托斯加 (La Tosca) 一八八七

侯爵夫人 (Marquise) 一八八九

克莉歐帕特爾 (Cléopâtre) (此劇係與 Emile Moreau 合作) 一八九一

戴耳米道 (Thermidor) 一八九一

無拘束的夫人 (Madame Sans-Gêne) (此劇係與 Emile Moreau 合作) 一八

瑪賽勒 (Marcelle) 一八九五

吉司蒙達 (Gismonda) 一八九八

帕麥那 (Pamela) 一八九八

羅伯斯庇爾 (Robespierre) 一八九九

但丁 (Dant) (此劇係與 Emile Moreau 合作) 一九〇三

巫女 (La Sorcière) 一九〇三

踪跡 (La Piste) 一九〇六

毒案 (L'affaire des Poisons) 一九〇七

以及其他許多劇本和兩部小說。

這些劇本，形式既不一致，價值也有高下，據法國文學史家戴·格蘭治 (Ch. 1. M.

Des Granges) 之意，在薩度的全部作品中，當推祖國、怨恨、費朵拉三劇爲其代表之作。

祖國寫弗朗德耳人復國的事，至於怨恨與費朵拉二劇，一則以一個中世紀意大利女子

Chibeline Cordelia 爲中心，一則以一個俄國公子爲中心，都是寫戀愛與復仇的糾紛事蹟，錯綜關係，與祖國差相彷彿。而費朵拉一劇，經過了法國絕代名優薩拉·蓓耳拿（Sarah Bernhardt）女士的扮演，在舞臺上曾引起過極大的轟動。薩度生當十九世紀後期，與幾個天才演員適值同時，名作名演，相得益彰。他的費朵拉，戴奧朵拉，克莉歐帕特爾，托斯加等劇都是爲薩拉·蓓耳拿而寫。羅伯斯庇爾，但丁諸劇則是爲英國的亨利·歐文（Henry Irving）而寫，後兩部劇本且經歐文的兒子譯成英文，在那邊成爲膾炙人口的名劇。

當瀏覽薩度的劇作時，我們必會有感於他技術的熟練，想像的豐富，與精力的過人。避免着蘊蓄理想與刻劃內心的戲劇，他拓發了另一種戲劇。那既不是一幅繪畫，也不是一個默想，而是一套血肉相搏的行動的表現。如果說他缺乏小仲馬那種道德的忠實，或奧奇埃那種藝術的嚴謹，他至少帶着濃厚的斯克荔白的特質，而且將牠發揮到最高限度。他能悲慘，可又能幽默，能用性格喜劇引人發笑，又能用殊死鬥爭的熱情場面使人血

液奔騰，猶爲文學史家所說，他以爲好戲的第一特質就得是「戲場的」(du théâtre)，他永遠意識着觀衆是一大堆該被感動與娛着的羣衆，千方百計地追求着這個目的。比之性格，他更看重場景與情節。哈特 (G. A. Hart) 在薩度與薩度的戲劇一書中說他寫戲不是從頭到尾地一直往下寫，而是先勾下那些最動人的場面，然後再把牠們連貫起來。這是他寫劇的習慣與方法，也可說是他寫劇的基本態度。壞處是缺乏一個偉大而真實的藝術家之崇高的嚴肅，好處是把劇本的技藝聯上了舞臺。對於他的作品，人們的毀譽不齊，有的人蔑棄他，猶爲我們之蔑棄文明戲，另一些人又把他捧得上天。法蓋 (Emile Faguet) 與勒賈特 (Jules Lemaitre) 代表着批評上兩個極不相同的派別，可是對他都異口同聲地加以讚美。前者說他「這個人所有的不僅是結構、情緒力及對話機智的技能，一樣也有哲理的明察。」後者說他是「他那時代最偉大的戲劇家之一。」我以為比較公平的倒還是莫奈 (D. Mornet) 的意見：

「薩度的作品沒有一部可說是傑作的，也沒有一部是經久的。他的喜劇，引人入勝，

結構玲瓏，可是只具有性格的輪廓，往往近於上流社會的 Vaudeville 而不近於喜劇。他的 drame 既無歷史的真實，又無人性的真實，那裏面的英雄不過是浪漫的英雄，勇猛而卓越，與其說是熱情激動的人不如說是熱情的象徵。可是薩度在舞台上得到過喧赫的成功，光榮的成功，賣座的成功，這種成功一直延續，三十來年。同時他對寫實主義，自然主義，及心理派的戲劇，也發揮過無可否認的影響。

從嚴肅堅實的理想出發，避免他那種以性格遷就情節的 Melodrame 式的誇張，學取他那種緊湊的編排與劇場的悟性，是我們對薩度作品應有的態度，也就是我們寫劇時應有的態度。

祖 國

人物

李素耳伯爵 Le Comte Rysoor

鉄木易侯爵 Le Marquis de La Trémoille

打鐘人約納 Le Sonneur Jonas

加耳洛方德努特 Karloo Van der Noot

阿爾伯公爵 Le Duc D'Albe

諾亞甘姆 Noircarnes

華耳喀 Vargas

阿爾培第醫生 Maître Alberti

得爾流 Delrio

*軍官甲 Premier officier du Prince d'Orange

*喀連納 Galena

*軍官乙 Deuxième officier du Prince d'Orange

*威廉親王 Guillaume d'Orange

酒保 Un Brasseur

藍貢 Rincon

拿伐拉 Navarra

*牧師 Un Pastur

米格爾 Miguel

查爾 Maire Charles

*郭答地那 Cortadilla

*巴格齊爾 Bakkerzeel

*郭納里 Cornelis

* 郭培耳斯特拉脫 Coberstraet

掌旗官 Un Enseigne

* 間諜 Un Espion

* 傳令官 Le Hérault

* 多明哥 Domingó

管家 Un Majordome

信差 Un Courier

兵士 Un Soldat

多羅來 Dona Dolores

拉法爾 Dona Rafaele

馬蒂遜 Sarah M: this n

女商人 La Marchande

居都爾 Gaudule

隨營娼妓 Une Ribaute

郭拔斯篤克 Jo uah Koppestock

不律賽爾 Bruxelles 一五六八年事。

* 因一九三一年法國內劇場重演「祖國」一劇時，除去兩景，所以這些脚色都不登場，看本劇附錄便可明瞭一切。

第一幕

第一景

不律賽爾城（註）裏的舊屠宰場，柱子很大，橫樑上懸肉的鉄鉤依然存在。——這個市場已廢而不用，沒有商人的蹤跡却被西班牙兵佔據做營房之用。——深處有街道一條，兩旁屋脊有雪蓋着。在這些柱子下面右邊，遠處和左邊前方，有三個火爐在生火。在各柱子上面隨便掛着盾牌，鉄甲等兵器，舊衣和旗幟。左邊有軍官們聚在一塊兒向火，而兵士們則圍着其他兩個火爐，有的躺在稻草上或坐在舊地氈上，在擲着骰子爲戲，飲酒，擦軍器或做飯。兵士們的孩子們，隨營娼妓們，來來往往斟酒給人家喝。各處堆着破壞的傢具和搶劫來的各形各色的東西。在左邊較遠一點兒有一輛裝滿衣服，花瓶等等的車，凡此都是被軍隊佔據的城市混亂之狀。——有兵士們

譯者註：係現在比利時國京城。